

# 愛

文 珠

愛，是生命的泉源，生命的花朵沒有愛的灌溉與滋潤，便會枯萎，凋謝。愛，是家庭的春風，家庭沒有愛的撫慰、照耀、與溫暖，就好比處在殘冬底黑夜一般淒清與枯寂。愛，是人生事業創造的力量，人生如果失了愛的力量，就無法開拓無邊的遠景，創造美麗的前程。愛，是沙漠中的甘泉與水草，旅行在人生沙漠中的人們，如果缺乏了愛的安慰與鼓勵，就等如沙漠中沒有水草與甘泉。愛，是人類情感的維繫和熱誠的交流，人與人之間如果失去了愛的維繫與交流，將會變成無比的冰冷，殘酷與無情。愛，是社會和諧的要素，互助的橋樑，社會失了愛的悲憫與同情，就會互相敵殺，弱肉強食，終於無法和諧生存。愛，是國家進步的活力，國家失了愛的鼓舞與策勵，就永遠停留于死寂甚而退化、墮落。愛，是革命者的潛勢力，人類為了愛好自由而群起革命，愛，是宗教的基石，一般的教主為了愛統治人類而建立教義與形式。愛，是真理底鎖匙，佛陀為了愛人生的真諦，而捨棄高貴的王位。愛，是宇宙極終的和諧，佛陀為了愛宇宙底原理，圓融的和諧，而參悟了萬物的底蘊，讓心靈與整個宇宙萬物和合貫通，融化合一；自此，佛陀運行於無邊宇宙之中，而無邊宇宙也運行在佛陀的心靈裡，所謂「含吐十虛、量周沙界」，而佛陀也就超越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達到心物一如的和諧。愛，是衆生得救的船隻，佛陀為愛護衆生的限制，達到心物一如的和諧。愛，是衆生得救的船隻，佛陀為愛護衆生，就如赤子，所以倒駕慈航，隨流九界，永不休息地執行搶救着生的任務。愛，是解脫的策勵，高僧們為了愛慕真理生命的歸宿，愛慕彼岸的寂靜與安寧，而把愛人與物的私愛，融成一個偉大的，無彼無此的愛，而達到涅槃的和諧。所以，偉大的愛啊！你是黑夜的火把，是冬天底烈日，是人類生命的熱和光，血和力，人們不能沒有你，社會的和諧，國家的建設，世界的和平，真理的發掘，更不能沒有你，可是，另一方面，多少人為了愛而苦悶，而煩惱，多少人為了愛而毀滅前途與生命，甚至反愛成恨，掀起人間猜疑，嫉妬，仇恨，誓不兩立的波瀾，製造出人間許多慘不忍聞的悲劇；因此，我對於愛的看法，產生了不同的觀念，假如有人問我，愛是

甚麼？那末，我將有以下的解答：

## A：愛是煩惱的枷鎖

愛是甚麼？我應該說愛是煩惱底枷鎖，生死底根源，為甚麼？因為人們曲解了愛，也可以說人類失落了人性本具的純潔而聖潔的摯愛，而沉溺於色情愛慾的河流裡，漂泊在生死苦海中，根本就不知道真摯而崇高的愛是精神的，平等的，德性的，奉獻、給與、容忍、寬恕、廣博而偉大的，沒有界限的範疇，沒有彼此的分隔的，因此把愛的境界漸漸縮少而成爲五倫之愛，是君臣、是父子、是兄弟、是夫婦、是朋友的便愛，非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就不愛，甚而爲了愛我的君、我的臣、我的父母、我的妻子、兒女和朋友，使他們得到快樂與幸福，而不擇手段去侵損去破壞其他一切人的快樂與幸福，但，人類畢竟是自私的，再由五倫的愛而縮爲愛自己的妻子兒女和財產的愛，再而縮爲愛自己的私愛，因為人類太真摯而過份的愛自己了，因此，人性中本具精神的博愛，便被幽禁在渺少的針筒裡，不但五倫的愛從此破產，就是夫妻間也再沒有真愛的存在了，自此，人間的愛，便由自私的變爲肉體的，佔有的，虛偽的，奸詐的，甚至在私愛的「七情六欲」驅使之下，舊的佔有了，新的追求又產生，於是朝秦暮楚貪新棄舊地跑進泛愛的迷宮，陷入色慾的魔窟。使自己的生命汨沒於泛愛的洪流中，使自己的前程關禁在色情的魔窟裡，不特演成家庭的慘變，且製成殉情自殺或爭愛而謀殺的人間悲劇，這樣的愛不是人生的枷鎖，煩惱的源泉而何？有人說：男女戀愛，第一步「彼此吸引，彼此欣賞。」第二步「花前月下，軟語溫存。」第三步「纏綿徘徊，恩愛享受。」最後「原來如此，悔不當初」。徐訐說：「愛情是盲目的……盲目的清醒就是愛情的幻滅」。「請你不要相信情話，一切的情話的意義都是空的，一切情話的允諾都是欺騙，一切情話的盟誓都是虛偽；然而一切情話的聲音正是生命的節奏，在葡萄架下的情話決不是在槐樹影下的情話，在室內戶邊的情話，決不是在野地河邊的情話；在教堂裡的盟約，離開了教堂就不再存在。」愛倫凱也說：「任何形式的束縛不能擔保戀愛的感情不生變化。」這些都是說明變了質的愛的結果，所以說：「自古多情多煩惱」啊！即使有人能控制色情衝動，愛慾的泛濫，所謂：「溺水三千，唯取一瓢」地把自己真摯而專一的愛完全奉獻給另一顆心，可是另一顆心却是虛偽相向，你又將怎樣呢？即使另一顆心也同樣地把他真摯而專一的愛奉獻給你，使你獲得人間「震動心弦」的摯愛的溫暖，獲得「刻骨銘心」的恩情的和諧，而享受家庭的幸福吧！但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合離，所謂：「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蕭伯納說：「結婚沒有特殊的權力使夫婦永久結合」，徐訐說

：「更不要相信愛情上的一切盟誓與約束可以做你愛情的保證——你能保證家庭永久的幸福嗎？你能保證彼此的愛始終不變嗎？那末，當你們的愛情不幸而中途變節的話，你該是多麼的傷心與痛恨？而你在愛深恨更深的感情衝動之下，會不會把心一橫將對方處之死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地——呢？縱然你兩口子的愛能魚水相歡，和諧白首吧！但這是多麼的自私和可鄙的行爲啊！爲甚麼？因爲你有愛于此則必有失于彼，或有愛于此而恨于彼，例如，你愛自己的妻子，就不能愛妻子以外的一切人，愛自己的子女就不能愛他人的子女，愛自己的家庭，就不能愛家庭以外的其他家庭，社會，國家，乃至世界了，甚而愛自己妻子兒女的快樂，而不惜危害毀滅他人的快樂。爲了自己家庭的幸福，而不惜危害社會，國家的幸福，這樣，人人都愛己害人，愛私害公，天下怎得不亂？人類怎得不爭呢？而人類又怎不互相仇視，互相殘殺，互相毀滅呢？這種互相吞食的罪惡行爲烙印在心靈的無盡藏中，而凝成一種不可磨滅的業種子——惡業，將來必產生不良的效果，不待言而自知了！所以，以我爲出發點，以我爲中心點的功利主義的愛，和涉及色情的性愛，不但是人間仇視與鬭爭的導源，而亦是人生生死循環的主要因素，所以圓覺經說：「輪迴愛爲根本」不錯，虛妄的愛流，的確能够滋潤我們的業種子，使我們開煩惱花，結生死果，正如華嚴經所說：「業爲田，識爲體，無明闍覆，愛水爲潤」。因此，就變質的，色情的，自私的愛來說，愛，自然是煩惱的枷鎖，生死的源泉啊！

### B：愛是人格的昇華

如果我們能够擺脫色情誘惑的魔掌，突出私我圈子的包圍，推己及人地把自私的愛，化爲普救蒼生的愛，把家庭的愛，擴爲民族的愛，國家的愛，全世界的愛，乃至徹底取消功利主義的愛和性愛的成份，使幽禁在肉慾的深淵裡的人性本具的真愛，得到伸展和擴大的機會，使人性的真愛，在沒有種族的歧視，沒有人我的分隔的和諧中漸漸擴大，漸漸擴大成寬狹無比的博愛，無條件地去愛全世界全人類，無條件地順應一切人的意旨與希求，無條件地幫助別人解除困難與苦衷，領導一切人去爲人類的共同幸福而努力工作，展開掃除一切損人利己的私慾運動，以建立一個共同幸福的社會與永久和平的世界，那麼，人與人間自然再沒有嫉妬，仇視，互相殘害，互相吞滅，而世界也再沒有戰爭的殘暴和殺人的劍子手了，有的，只是推誠、互愛、親善、納諫、寬恕、和同享，同有、共榮、共存。可是今日世界的充滿了殘殺人類的劍子手，戰爭的火藥所以瀰漫着整個地球，人類互相仇視，互相殘殺，互相毀滅，完全基於人類太過私愛而不能博愛。因爲私愛，只是限於自己，博愛則推己及人，私愛是拔一毛以利天下而

不爲，博愛則能摩頂放踵而利天下，所以佛陀的慈悲，儒家的仁愛，墨子的兼愛，都是用以救濟人類生活的窘逼，挽救人類迷惘的靈魂，和發揮人性的真愛，激勵人類高度的同情心，使人類在博愛的涵蓋下能够忘掉個人的存在而不知有艱難險阻，不知有毀譽生死，甚至以全人類的生命視同自己的生命，讓自己的生命與整個人類的生命溶合一體，所以視他人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以他人的快樂，也就等如自己的快樂，於是放棄自己而去博愛一切人，再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稷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范文公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都是推己及人的博愛，齊宣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觸若無罪而就死地」。孟子曰：「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也是人性中真愛的流露，諸葛武侯的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並日而食，乃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及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歷歷四週星，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水打萍，惶恐灘頭惶恐，零丁洋上嘆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們孤忠耿耿，一片丹心，都是民族的愛、國家的愛的表現，他們能够名標青史，精神永生，也是一片精忠熱愛的凝成，假如我們不想自己的生命在短短的數十年中，隨身體的毀滅而毀滅，或任自己的人格給物慾色情的融化的話，那我們就應該把愛錯拋在理智的鈎上，使自己脫離盲目的，卑鄙的，自私的，佔有的愛，而進入偉大的精神的愛，利用人性的真愛去博愛一切生命，博愛滋潤一切生命，讓宇宙的一切生命的芽因你的愛而長得更青綠，更茂盛；讓宇宙一切生命的花朵，在你博愛甘露灌溉之下，開放得更鮮艷，更燦爛，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那麼，你的愛情範圍更廣大更崇高甚至寬容無際，你的心靈，也就隨着博愛之光而溫暖，你的生活將在「敬人者人恒敬之，愛人者人恒愛之」的互敬互愛之下過得更愉快，更有意義，而你的人格也隨着博愛的精神而昇華，所以朱爾頓說：「互愛是所有幸福之冠」。泰姆普爾說：「生命的最大快樂是愛。」西貝也說：「德莫大于博愛人。」

### C：愛是解脫的前奏

誰都知道二千五百年前誕生在印度迦毘羅衛國淨飯王宮的悉達多太子，在幼年的時候，最受當時臣民的歡迎和父王的寵愛的，何況他的父王有意把太子學成文武双全的英明君王，以便他日繼承王位，甚而統一天下印度的呢？假如是一個平庸的人，處身在這種優越而美滿的環境中，自然會恣情放縱，沉迷于聲色娛樂中，周旋于歌舞宴會間流連忘返了，可是，誰又想得到呢？精明的太子，竟然對於父王所賜給自己的一切珍奇的財寶，窮

窈窕麗的女色，管絃樂聲，源源不絕的四時宮殿，乃至未來尊榮無比的王位，都沒有絲毫的愛念與貪戀，反而對於宇宙人生的真理發生了微妙而熱烈的愛情，因為太子深知人生最高的享受，並不是在物質的美滿而是在精神界的擴展，人生的幸福與快樂，並不是個人的尊榮與佔有，而是大眾的共有、同享、共榮、然而，可憐的民眾啊！現在你們為甚麼要過着貧苦困頓的生活？要受着種族的歧視與橫暴的壓逼？而我却享盡人間微妙的娛樂？過着優裕而豐美的生活呢？這是多麼不平等的現象啊！因此，太子聖潔的心靈上，從人性的真愛中產生一種悲天憫人的至愛與正義，悲憤徹骨，熱血沸騰地為那些不幸的庶民而傷心，而難過，為那些被壓迫的人民代抱不平，他願意犧牲自己的享受，願意貢獻出自己的能力與精力去為廣大的民眾爭取自由與平等，更願意將自己的熱血化為無比溫柔的春風，暖透人間冷透的心肝，願意擴展人性的真愛去撫慰那些被壓迫者遍體鱗傷底靈魂，甚至為了博愛人類而犧牲了自己的生命，然而，怎樣去為民眾爭取平等與自由呢？用權威去推翻那些征服者麼？不，歷史上一切以權威來為人類爭取幸福的英雄，都會加害於人類。用武器去革命麼？也不，歷史上一切為人類的幸福而用武器來革命的革命者，都會加害於人類。因為他們未能徹底忘我，因此，當他們在被壓迫的透不過氣的時候，儘管有許多人同心共力地可以把我擴為大我，毅然以救天下為己任地倡導革命，他們在化悲憤為勇敢為正義的時候，可以犧牲一切，可以毫無條件地獻出整個身心，當革命不幸受到挫折了，他們可以殉道，可是當革命事業將要成功而猶未成功時，他們就不期然而然地各自產生了掌握政權的慾望。可憐啊！人們僅僅為了執政的慾望，就不得不展開勾心鬥角的手段，而互相陷害，互相殘殺了，因此，為了爭取民眾的信仰與擁護，不得不運用權術技巧去迎合大眾的心理弱點，為了適應現實而達到政權的掌握，不得不多少遷就社會現實，於是把原欲改造現實的理想與計劃修改，擱淺、或放棄，而在醜惡的現實中不自覺地走上與理想相反的道路，致使自己思想和意志變了質，把原本搶救人類，造福社會的理想變為個人權力的理想，當他達到個人權力的理想時，又思維如何去擴大自己的權力，所以又再運用自己的機智去迎合大眾心理弱點，並進而控制其心理弱點，而把曾經被他同情與憐憫的大眾當牛馬般牽着鼻子走，甚而成為他擴展權力的犧牲品，這麼一來，以暴易暴，不但人類永遠不得救，而革命者的本身也不自己走上傾危的覆轍，重演歷史的悲劇，然而，他們的動機是善的，他們群起革命的行動是對的，尤其勇敢與殉道的精神更為可畏可敬，但為甚麼結果只因一念救蒼生的悲願，而製造出「雖曰愛之，實則害之」的人間慘劇呢？我，完全是

為了未能忘我，在正義感督促之下，小我可以化為大我，一旦權利現前，小我就會變成私我了，所以，一個立志要真正解救人民的苦難的人，就要首先忘我，否則，儘管你開始是怎樣抱着悲憫救世之懷，結果，眾生都不會得救的，然我是甚麼呢？為甚麼人人都有一個我，而且是那麼愛護自己的我？我從何來？死復何往？我為甚麼會有生、老、病、死？還有寬廣無限底宇宙，充滿無量植物礦物，與生命，植物，礦物各有種種式式的不同，用途的不同，而生命界又有人畜鳥獸的差別，多麼的神秘啊？人生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宇宙究竟是甚麼東西？我應該徹底獲得這些原理之後，才能了解我，才能忘我呀！因此，當太子的博愛透過最高理想的考定之後，便立下決心去追求真理，熱愛真理了！

自從太子在菩提樹下，透過神秘而幽黑的無明帳幕，畢竟發現宇宙的原理與人生的真諦，而獲得生命的解脫，成為宇宙的大覺聖哲時，便如夢初醒地豁然大悟，了解到宇宙人生原來是夢中幻現的一回事，而昔日從私愛解放出來的博愛，到此也失去了意義，而代替這博愛的熱誠的就是整個宇宙的和諧，和無限的慈悲，這和諧與慈悲，就是愛的融合，愛者與被愛者溶化在一起，人與人間從此再無分別，因為眾生的真理——自性，與佛陀的自性完全吻合，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佛陀、眾生、宇宙、渾成一片，物我同源，自他一體，那裡還有甚麼能愛與被愛的存在？假如強立一個我和許多眾生，然後要我去博愛眾生，這簡直是真理的多餘，不過，未曾覺悟真理的眾生，仍然在惡夢中恐怖啊，我不是應該叩響真理之警鐘，來驚醒眾生的惡夢麼？因此，佛陀在平等真理的自性中，流露出極端憐憫的同體大悲，激發博愛的無緣大慈去深入社會，平等地，普遍地，啓示一切夢昧愚痴的眾生，當時印度的王民，在佛陀真理之光照耀下，在佛陀無上德化的召感下，不約而同地產生內心的共鳴，人民終於擺脫了種族的歧視和強權的枷鎖，而獲得生活的自由和平等的待遇，同時，不知多少愛好真理的人群投到佛陀慈悲博愛的懷抱來，不知多少人在佛陀真理啓示與淨化之下，而獲得生命真正的歸宿與解脫，佛陀不但以同體大悲，無緣大慈來平等撫愛和救濟當時的眾生，同時亦愛及當來的一切有情，如法華經囑累品說：「我於無量百千萬億阿僧祇劫，修習是難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今以付囑汝等，汝等應當一心流布此法，廣令增益」如是再三叮嚀當時的佛弟子：「汝等當受持讀誦，廣宣此法，令一切眾生，普得聞知，所以者何，如來有大慈悲，無諸慳吝，亦無所畏，能與眾生佛之智慧，如來智慧，自然智慧，如來是一切眾生之大施主，汝等亦應隨學如來之法，勿生慳吝。」讀此，我們知道佛陀給予眾生的恩愛，不但廣大而且深遠了，如

果佛陀在爲太子的時候，不推愛己之心去愛他的人民，怎會熱愛真理呢？既不熱愛真理，又怎會追求真理獲得真理，而達到生命無上的歸宿，畢竟的解脫呢？再就佛陀座下那些曾經獲得解脫生命的苦惱的弟子說吧，假如他們不敬愛佛陀，而對佛陀產生一種渴慕與信仰的真摯情感，又怎會接受佛陀的指示？橫渡苦海，洩出愛河，而抵達安樂解脫的涅槃彼岸？所以愛之爲物，在佛陀本身說就是解脫的前奏，在利生方面說，佛陀的愛，才是人間愛的最高峯，也是人生最高的境界呢！

### D：愛是快樂的源泉

有人說：「愛」像和暖的陽光，彌漫着整個大地，有誰能拒絕它，不接受它的溫暖呢？可是，出家人居然拒絕了愛的溫暖，甘願把自己永遠關在死寂而悽清的廟宇裡，一輩子過着單調，冰冷，殘酷，與苦悶的生活，多麼可憐啊！也有人說：「愛是生命的活力，生命的藝術，生命的點綴，所以人生不能須臾沒有愛，人生失了愛，他的生命便會馬上凋萎，家庭失了愛就沒有幸福可言，然而，佛教竟叫人割愛辭親，自此失去家庭的幸福，失去愛的溫暖，這未免太不近人情，或過于殘忍了？其實，他們那裡體會得到佛教徒的愛的偉大呢？我們知道，佛教並不是違背人情，蠻不講理地要我們放棄人性的愛，相反，却是要我們積極地去發揮和擴展人性中的真愛，不要給虛偽的，夢幻的，短暫的，庸俗的愛愚弄吧了，因爲我們的肉體是會衰老的，而心靈却是永劫不滅，所以，我們不應該把愛情植根在肉體上而應滋長在心靈上，物質是短暫的，精神却是永恒，所以我們不應愛物質的享受，而應愛精神的擴展，肉體的佔有是卑鄙的，自私的，更可能產生無邊生死的苦難，而精神貢獻的愛是超然的，崇高的，它能煽燃我們生命的火焰，使我們成爲世間上永久不滅的智慧和之光，所以佛陀教我們首先放棄肉體，物質，佔有，自私的愛，和離開那侷促緊張，萬象雜現的喧嘩地方，孤居于寂靜的深山或蘭若裡，聚精會神地運用佛法的慧水去洗刷淨盡心地的私慾，成見，驕矜，暴躁，愚昧，頑惡等種種顏色的污穢與血漬，把厚濁的心靈洗成空淨，不許再存有一點渣滓與一點顏色放在心上，這樣，自然不會再受到物慾的障礙和界限的間隔，而你那空淨的心靈便可以與整個宇宙的真理吻合，融化小我于大我之中，這時候，你將會忘懷人世間的一切是非，苦樂，醜惡與善美，有情與無情，甚至與外物接觸時，你將不知是春風吹開了我的懷抱，或是我的懷抱蕩漾了春風，不知是日月照亮了我的心眼，或者是我的心眼照亮了日月；不知是聲音喚醒了我的耳朵，或是我的耳朵發放了聲音？於是，你在物我交融中，獲得六根的清淨，六根的互用，不但目能見萬物之色，耳能聽萬物之聲，鼻能嗅萬物之

氣，口能吸萬物之味，而且眼能聞聲，嗅香，覺觸……等互用的妙用，然後運用人性中的摯愛去挽救人類迷溺的靈魂，以個人生命的愛之光輝去撫愛大地一切苦惱的眾生，以個人的熱情去灌溉社會上一切福利事業的花朵，這樣，才是佛陀教我們出家的意旨與本懷，才是我們出家的意義和價值，也唯有把自私的愛擴展爲無我的博愛，與人同樂，才是真正的幸福與快樂，可是，在這殘酷，冰冷，無情的世界裡，佛教團體中都彌漫着一股冷氣襲骨的寒流，即使是炎熱的夏令跑進去，都會使你感覺到一種殘冬嚴寒的氣氛，不，佛教的團體，簡直就等如一座巨型的冰箱，裡面是無情的，冰冷的，冰冷得使人有點害怕，儘管你是一個朝氣勃勃，熱血沸騰的青年，一旦跑進去也會把你冰化，甚至凍僵呢？尤其有些人以冰冷的面孔以爲莊嚴，以峻嚴的態度爲清高，似乎非如此就不足以表現德行的偉大，其實，太違背佛陀愛護人群的本懷，以及自己出家的意旨了，佛教徒既然在待人接物間不能流露出真摯的，聖潔而崇高的愛，使人如坐春風地在你慈愛陰覆之下，吸收支持生命和擴展生命的活力，又怎能怪人們說佛教是無情的，沒有愛的呢？所以，親愛的僧青年們，時代的警鐘已經響徹雲霄了，我們不能永遠停留在殘冬的寒夜裡，躡着冰冷而淒清，枯燥而苦澀的消極生涯，但我們絕對不能把人性中的真愛，沉溺在庸俗而虛偽的愛海中，讓美麗的前途汨沒於泛愛的洪流中，爲愛情的愚弄，爲愛情所欺騙，也不要把人性中的真愛拘束在自我的針筒裡，而希望佔有任何人，或爲任何人的佔有，更無須像修女們一樣把自己嫁給天主，與天主結婚，我們應該揮智慧的寶劍來粉碎私慾煩惱枷鎖，以理智的陽光來曬乾我們生死沉淪的愛河，而把人性中的真愛搶救出來，由私我的愛展爲大公的博愛，再由大公的博愛，進爲無我的博愛，去撫慰大地一切眾生，愛護大地一切眾生，教化大地一切眾生，使一切眾生在你慈愛的撫慰下，真理的啓示下恢復人性的尊嚴，這樣，世人就不會對佛教曲解，而我們在博愛的進行中將獲得無比的幸福與真正的快樂啊！

愛，同樣是愛，但它能使人痛苦，也能使人快樂，它能使人煩惱，也能使人解脫，它能使我們人格墮落，也能够使我們人格昇華，你對，我們對着這些不同的愛，是否應該格外謹慎地選擇，謹慎地施與呢？對的，我們是有情的動物，我們不能沒有愛，但我們不能迷惑于愛，而要發揮：「人類有對於真理之無限的愛，人類有對於一切的美之無限的愛，人類有對於一切人與其他生物之無限的愛」(見德拉斯的「愛情之福音」)去愛真理，愛善，愛美，愛一切人類，以及一切有生命的動物！那末，你自然可以克服愛所給予你的煩惱與痛苦，而獲得生命的解脫與快樂！

### 孫張清揚啓事

敬啓者：清揚已於六月十六日遷居中部，因時匆促未及向諸師友一一辭行，至感歉仄！特此道別，並致歉忱，諸祈諒察爲荷！

孫張清揚謹啓